

卷六

龍圖公案卷之一

阿彌陀佛講和

話說德安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丰
 神俊雅對門有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兒名淑五年十七歲甚有姿色每
 日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常見許主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時日
 積久遂私通言笑許生以言就之女即微笑道肯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
 上去反交携手蘭房情交意美及至鷄鳴許主欲歸暗約夜間又來淑五
 道倚樓恐夜間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今備一員木在樓枋上將白
 布一匹掛員木半垂樓下汝夜間只將手緊抱白布我在樓上吊扯上
 來豈料許生喜悅不勝至夜果依計而行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知
 只聽得蕭輔漢一人忽一夜許生因朋友請酒夜深未來有一和尚明修
 見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書名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濰陽成文信記刊本
 撰者 明 闕名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編號 D8621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所藏漢籍總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濰陽成文信記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將包爺讓至了居中的座請展爺相陪相敬在聚義廳
下面是陪席王馬張與趙還有那跟隨包平的這包興
這包爺說起路上李保兒的事把一個趙虎聞聽他叫一聲
當下趙虎聞聽包爺在路被李保拐去行里他就大叫一聲說
這還了得此人無仁無義背主逃走拐去行裝路費可恨之急
若非妻卒將老爺請上山來你主僕何處投宿包興說罷多虧
趙爺費心把我主僕用繩鎖請上山來綁在明柱之上若非展
爺來救我主僕的性命休矣座上的展爺飲酒中間叫一聲包
爺不知展爺說此甚麼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龍圖公案

第陸部

續圖公案

銀錢傳

文曲星辭友登途路
相國寺得見諸葛遂
宋仁宗對臣談夜夢
王丞相奉旨訪賢臣

上部書話說的是包下在黃土崗上虧得展爺相救飲酒中間
展爺說道包下進京必有高陞之日如有微幸之時你弟兄俱
是展某保舉豕位仁兄跟隨包下隨衙辦事你弟兄若聞得包
爺高陞你等竟自投奔改邪歸正應天順人久困彙林之中有
何好處王下說我等早有此心因不得其門既稱賢弟抬舉我
等愿效犬馬之勞當下趙虎取銀二百兩在背地里遞與包與
說賢弟笑納以為路途之費此事不可於老下得知包與明知
路途缺少盤費故不推辭說這又叫趙下費心當日包爺宿與

山上到了天明包命全包興下^告山王朝等送至山下彼此不捨
這包命問道展賢弟你我何日相見展下說代等仁兄到汴梁
之時小弟特去望看包下這才拱手馬催駒前近王朝馬漢
張龍趙盾相送一程這才代領人馬回山展下告別下山而去
這且不表單言包下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之功進汴京投
奔相國寺廟內尋見住持僧了然禪師許了佛前的愿心這了
然禪師尊俗名諸葛遂見了包下口尊賢弟你臉上有青黃二
色主有習日之灾你近此廟中躲必數月之功自有好處當下
包下住在廟中一所淨室之中躲必這且不表單言仁宗天子
這日天明早起尚未出宮在朝陽思想夜間之夢猛然傳僮上

朝來至金鑿寶殿陞座忙開金口說選丞相王苞上殿只見班
部中老丞相上殿見駕

仁宗命

一見丞相走

上了金殿

聖天子 往下開言把聖旨傳

開金口

吩咐平身免國禮

老丞相 年邁功高不必奏

選愛卿

見朕不為別的事

昨夜晚 有個怪夢替朕元

昨日里

三更時分交半夜

有一粒 密事唬京了寡人

朕夢見

金鑿寶殿將朝舍

又見那 文東武西列兩邊

忽然的

一時之間天色變

忽忽的 大風刮的心胆寒

又只見

正南來了一怪物

一直的 來至金鑿寶殿前

只見他

擺尾搖頭往上奔

他將那 左邊的明柱口內含

堪堪的

明柱眼看往下倒

把我朕唬的渾身汗淋。朕在這寶殿之上高聲叫
兩傍邊文武官員袖手觀。朕言道有人扶助這擎天柱
朕頃要職上加職官上加官。說着話外面走進了人一個
他說是我主不必心胆寒。為臣的特奉玉旨落下凡
說着話走上金殿扶拄擎天柱。那怪物急忙躲必奔了西南
朕在這龍書案前高聲叫。傳旨意說愛卿回轉朕封官
但則見那人回頭往上面跪。說謝恩為臣初任在定遠縣為官
說着話竟自出朝揚常去。叫我朕在金鑾寶殿甚慘然
不多時又刮大風從天降。來了個怪物又異從前一樣般
從右邊又來一人忙往上走。生成的一表人才不非凡

見這人也將那明柱扶定。但則見風定崖息只在眼然
當下我朕甚京醒來却是一夢。朕不知主何吉凶望丞相指引

只見王苞相上磕頭奏道。說我主此夢大祥之兆。凶無主吉這
是應收兩個賢臣扶保聖上。這二人必是擎天玉柱架海金樑
此乃真是大吉之兆也。仁宗天子龍心大悅。說是老丞相所言
不差。我朕心中却也是料到此間。朕當就煩老師明日起身。死
論日期遠近務要訪尋着這應夢的賢臣。如二人先得一人在
朝朕的性定心安。別無他慮。王苞奏道。聖主派為臣訪尋賢臣
無奈不知姓名。不知身居何職。又不知家鄉住處。常言道天子
百靈相助。老臣托聖上洪福。必然尋我個下落。只是遲早不敢

討限仁宗說道既是訪尋朕回宮傳一員巧匠單清把這賢臣
的模樣画成一軸圖相丞相隨代在身邊如遇同貌之人自許
引見王下領旨出朝準備明日起身訪尋應筭之人這里聖駕
捲簾朝散
不言這仁宗天子回宮去也不講文武群臣歸府中
單言這丞相苞下將朝下回到那相府以內自思尋
明日里奉旨出朝把賢臣訪必須要改頭換面把衣更
他這里正自心憂無處訪猛然間想起了一事上眉峯
當下王苞說明日領旨出朝有個主意先到相國寺求一籤看
是聖意如何這老相奔到天明上朝見駕皇下竟派画匠已將
圖相画成一軸聖上賜與丞相王苞這老臣領旨收過圖相回

府更衣換上了民衣悄悄出府只往相國寺奔走一時之間到
了廟里上殿燒香跪求一籤求得上了的吉籤相下心中歡喜
不提這相下求籤把佛拜再說那運轉時來的包拯公
這包下正在廟中躲災難不覺的轉眼之間四個月零
這一日在淨室之中閑悶座點身形信步由行到了院中
他這里才然走到慈悲院只見那丞相苞下往廟內形
猛抬頭一眼睛見必難客老丞相心下着忙吃了一驚
一回身拉住方丈問言問怪問道這位客官是那里人
住持僧合掌當胸尊丞相這句話竟把一位相下心內驚
心內想這個僧人必有來立他如何竟自明白把相下稱

這僧人 尊声相下請細耳

代貧僧

把此人的來立訴說個明

他本是 蘆州府內村庄住

曾合試

中在黃榜十三名

他初任 陞在定遠縣作知縣

曾斷過

烏鹽一案判鬼魂

善斷那 無頭難斷的公案

只因他

四野傳說大有名

無論那 遠近百姓人皆曉

稱他是

鐵面無私正包公

只因為 上司叅了欺君的本

因此上

罷職休官住在廟中

我看他 百日灾滿官運發現

才有這

丞相來訪他遇見恩星

王丞相 聽了住持的一夕話

他這里

邁步轉身往行

當下相下走至小院之中一伸手拉住包下說道賢姪你該當

要官星發現隨老夫到府中自有好處只見住持了然僧走至

跟前叫声賢弟你的恩星到了該因賢弟難滿灾消時來運轉

可喜可賀當下包下與了然僧告别代領着色與出了廟外老

丞相與包下直奔相府而來這書剪斷結說到天明王丞相代

領包下引見仁宗天子龍心大悅心中想道這人與夢中之人

一般無二朕觀此人文生武相一定是國家棟樑之才朕無憂

矣當下舊與丞相記議該封包拯何職王丞相奏道聖主的龍

恩封官贈爵這人雖然與夢中賢臣生得一般無二怎奈他身

寸無功為臣怎生保舉聖上還未下旨只見左班中陝出一人頭

代烏紗身穿大紅袍手中抱定象牙笏板但見他生奸臣之相
非是忠良之臣走至金階双膝跪倒口尊聖主萬歲在上為臣

龐文有本啟奏說聖上今有老丞相王苞荐舉應筭的賢臣代
領引見臣聞這包拯他本是定遠縣的癘員聞听他善斷陰陽
善判無頭日斷陽間夜晚判陰遠近皆知既蒙老丞相保舉此
人應筭聖主何不下御旨就令包拯今夜晚派他在太和殿審
鬼選一名胆大的內監一審叫他們明日好回奏聖主若是此人
果能斷鬼聖主在封官贈職如無頭應那是他二次欺君之罪
連老丞相也不免有瞞君之罪為臣冒犯天彥望我主的天才
仁宗下 聞听國文殿前把本來奏 不由得 龍肘之中自思尋
若果然 太和宮中真有鬼 特常的 朕也曾夜晚听 見有
但為這 應筭的賢臣能斷鬼 那時節 到叫孤家無的話云

仁宗命 往下開言口尊丞相 今夜晚 就派賢臣斷鬼魂
皇本上 有個太監叫劉大胆 派內臣 夜晚監審這應筭的人
王丞相 下面磕頭說尊聖旨 他這里 謝恩已必站起身
金階下 跪着國文他等旨意 只听得 天子開言黑話云
當下仁宗天子下旨命包拯夜晚判鬼派內臣劉大胆監審明
日回奏劉太監領旨叩首平身天子這才吩咐國文平身龐文
跪了半日的工夫也不曾聽見聖旨是怎樣磕頭歸班聖主駕
轉回宮群臣皆散天子在宮中專等晚間斷鬼明辰回奏要知
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奉御旨包公斷鬼

太和殿承玉鳴冤

劉大胆身逢鬼祟

文曲星越級陞官

且說這日晚間包公全太監劉大胆舊在太和殿宮中舍下兩張公案專等着半夜里審鬼這劉大胆焉能看的起包公他又是個皇本上的太監包公又是個無職之人他管着包公就叫老包他說老包你也是運氣領的應該領下這一道旨意采今晚審鬼倘若鬼要是不來你還判斷那個你盡是坐井觀天把這聖主皇下的御旨也是混的嗎又派咱家監審我看鬼若是不來明日你我怎生回奏叫咱家用何言回復聖主

劉大胆

說的都是一派歪詞

只見那

包公聞所他不

劉大胆

在座位之上胡亂嚷又听得

他這里

一陣昏迷十分的困

這包公

一見太監他朦朧睡這正是

因奉旨

太和殿內斷鬼魂雖不講

是何鬼祟

天明上朝好回復聖彥

真奇怪

胆大的劉公裁倒門前

滴溜

冷風現團轉舊訪緋人形現

一陣

毛法疎然文正公色不變

反細看

至案前行不見却又現

悽慘

悲音歲只覺得真甚然

燈光昏形容猷

鬢鬚鬆 青絲亂 但只見 悲々切切的容顏 兩泪連々
包黑下 煞眉攢 急煎煎 渾身汗 復又晴 真可憐
松綠衫 班點々 原來是 嬌娜々 女子形藏跪至案前
但見那 殿外刮的陰慘慘 只所得 陰風免之内有哭声
但見那 旋風免不住的轉 鬼冤魂 不散陣々的慘然
他說是 奴家非妖又非怪 奉旨意 在此等候文曲星官
奴本是 屈死的宮人叫寇承玉 當日里 侍俸列妃我在西宮
只因為 真宗皇帝缺子嗣 在太山 收來李妃選入了宮
皆因是 李妃娘々身懷六甲 惹下這 西宮劉妃把毒計行
他與那 郭懷巧足狸猫計 把一位 守缺的太子換出皇宮

吩咐奴 裙襟勒死小主的駕 丟在那 禁水橋下順水免冲
只因為 奴家秉正將忠盡 似這等 無天理的事免我烏肯行
懷抱着 太子走進御園之内 遇見了 赤胆的陳林救了主公
我二人 商量同把那儲君救 陳公々 他畧太子送入了南清宮
太子命 現今面南登了龍位 可憐那 太后娘々還無影踪
反把那 仇人劉妃認了母后 太子的 生身之母住在窟中
此一時 李后娘々成為乞丐 算起來 礼義何在國法何存
奴奉的是 佛命的牒文玉皇的旨 在此間 專等着星君訴說何明
久以後 陳州放糧要歸回轉 有一位 失目的貧婆把冤鳴
那舊是 產生真龍却是真鳳 該因他 難為災消跟隨進宮

這事兒 星官緊記須當緊記 必須要 勞、時刻記在心中

話以回回明 奴家的陰魂要回必 再石來 夜晚啼哭在太和宮

但見那 陰風一陣刮至殿外 霎時間 燈光輝亮陰鬼無踪

但見那 對面監審的劉大胆 他那里 伸腰舒掌的異話云

當下太監劉大胆伸了一個懶腰口中問道他說老黑呀咱家

如何這等的睡呢十分困得狠那可是哎呀這天有四更時分

了這鬼他別是不來了罷包下說將才公、安寢的時節這鬼

他就來了跪在公案以前訴說了一番將才他、自今以後

此鬼永不在比宮中啼哭劉大胆說道這鬼他到是個什麼

人呢包下說是個女鬼劉大胆的心中思想到果是個女鬼又

問道這個鬼可有名姓麼包下說姓寇名承玉是一位宮娥

劉大胆又點起身形他說這如今可是咱若要是天明上朝見

了聖上那時我用何言回奏呢包下說就罷你睡了回奏一番

就是了劉大胆說這如何回奏得聖主呢咱家奉懇包下與我

出個主意才好包下說就罷女鬼之言永不敢來到宮中作祟

之事回奏當今也就是了聖上也不能深問劉大胆說咱家多

蒙指教倘個人又叙些個閑話到了天明劉大胆回奏仁宗天

子龍心大悅遂王丞相上殿天子傳旨問道該封包拯何職王

苞奏道現今開封府的缺出這人可起此職仁宗准奏遂包拯

上殿封為開封府皇堂^的即刻上任御賜王丞相收在門下包爺

謝恩立刻更衣換帽穿的是青緞色金龍蟒袍腰橫玉帶頭戴
雙翅紗帽足登皂靴手中抱定笏筭真乃是丞相之氣也當下
包下同王丞相下朝回府拜師弟二日就在開封府上任拜印
祭廟一必聞彥博一一交代包下拜堂歸坐書役人等叩喜已
必侍立兩傍只見大人吩咐將此冤鼓抬出轅門以外所以皇
家舍立原為的是冤民告狀這些應役之人不敢怠慢立刻把
冤鼓抬出轅門以外差役進內消差包下在公堂穩坐只听外
面有人擊鼓包下喝叫代進只見該直牙役去不多時代來一
人是農家打扮代一頂鴨尾白毡帽身穿青布袍年記三旬以
外是紫面微鬚走上堂來双叉跪倒口尊大人在上小的冤枉

公位上 包爺舉目留神看 細看這 伸冤告狀是甚麼人
但見他 滿面驚恐在下面跪 躬着他 到是個忠厚庄戶人
包大人 往下開言連声問 說道是 你今狀告的是誰人
你不必 心內京荒寔言訴 你把那 就里情由慢慢的云
你的那 家住何方那州縣 何庄村 姓字名誰是那縣民
你今來 狀告何人因何事 有甚麼 屈情冤枉你仔細伸
見那人 跪在堂前扒半步 則見他 二日之中是泪紛
當下只見那人叩頭叫一声大人在上小民姓張名有德家住
祥符縣南關外小弟務農為業小弟有一同堂弟名叫張有道
他是貨郎兒為生住在離城七里叫作七里村他娶妻柳氏過

門三年之多我那兄弟代我甚重每月間不出十日的工夫必到家晴看一回今年此月有二十多日未到我家來看視故尔小弟放心不下肯因數日以前小弟走到七里村看視有道小弟一進他家原來是張有道死去一七之期我有德看見了棺材慟哭多時小弟就問弟婦柳氏說我兄弟是甚症病症死的

那柳氏先說是頭疼後又說是心疼亡故因此小弟心下喫疑我就在本處祥符縣呈訴死屍不明縣主傳柳氏審問誰知這柳氏他是口巧舌能縣太下听他一面之詞就将小弟打了二十大板擡出衙門不准再告小弟久聞大人清似水明如鏡愛民如子能斷陰陽善斷無頭故尔小弟胆大前來伸冤枉求大人

人作主包爺說你先回去到三日後前來听審當下張有德叩頭回家包爺提簽一支派差人二名速到七里村代柳氏聽審

二差役 當時領了大人的命 他這里 回轉身形出了衙門

二公差 順着大路往前走 一直的 竟奔祥符縣七里村

二公差 進村不遠抬頭看 一直的 前行來到張家的門

這一個 走上門前忙擊戶 聽裡面 佳人答應他異語云

說道是 外面是何人將門扣 是那個 前來擊戶把誰尋

說着話 向前開放門兩扇 原來是 差役二人把話來云

兩個人 抱拳陪笑尊大嫂 我倆個 是開封府應役的公人

到此間 我們尊奉大人的令 請尊嫂 跟隨我等去到衙門

張柳氏聞听公差說的這話他這里不慌不忙慢起珠唇說道是有勞二位多辛苦這也是奉命差遣不能由人當下這兩個公差說大嫂天色不早了你快些走罷只見那婦人代上屋門公差人往所走這且不言且說包下頭一天上任舊有張德德前來鳴冤這位包下差人去到七里村傳柳氏聽審包下退堂正在書齋喫茶忽然間二下包與回道說傳柳氏到了包下升堂審問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前部話表包爺听见回報說將柳氏代到大人吩咐立刻升堂包爺站起身形往外所轉只聽得擊古歌柳兩傍哪喊堂威大人升堂書役伺候站堂之人叫代柳氏听審

只听得堂上喊嚷說代柳氏但則見代進新喪寡婦人則見他烏雲巧挽是蘇州攬又見他風流俊俏面代笑容則見他身穿着重孝白如玉白玉簪別在了頂上襯烏雲白帶子褲腿却是那白果脚下罩着白布托捺的八幅裙小金蓮一雙白鞋却是三寸柳葉眉相襯一雙杏眼雙睛原來他不搽脂粉天然的俊又見他齒似排玉点珠唇耳朶上不代鉗子川着白線恰好似天仙下降玉美人總然是 一身重孝的新寡婦好比那 出放的美蓉罢蕊生只見他 走上了公堂双夕跪 並無有 臉上的惧色面不更神他這里 眼觀左右往堂上看 但見他 慢起珠唇尊声大人

當下柳氏口尊大人傳換小民婦何事小民不欠官租不少私債傳到公堂大人有何見論包下問道婦人你可是張柳氏麼只見那婦人回說正是民婦娘家姓張大縣就是張柳氏小民婦本是村姑烈婦又是買賣人的妻子小民婦莫不懂得轉文求大人別與小民婦咬言啞字之乎者也的講話包公又問說你丈夫作何生理柳氏說小民婦的夫主姓張名叫有道他是個貨郎兜生理享壯壽二十九歲死去將進三七大人又問他作甚包下又問張有道是甚麼病症死的服誰人藥請那個太醫調治看脈一一訴來婦人回道我丈夫作的是小本經營担繩腳力的買賣若是不作他又是別無一能若是作

罷眼睜了一年虧空一季賠我夫主他又是個小心切胆之人故此終日思慮憂悶成病日積月累又無錢調治忽然那一日偶得心疼之症至晚大叫一声他舊嗚呼上享大人今日追究他的症候這如今舊有靈丹妙藥手到病除之能棄死回生之法却也遲了大人問小民婦請太醫調治用藥的這一層只因民婦寒難家中貧苦又無個已靠之人也無有臨近的親戚若論我丈夫有一個堂叔伯哥一這人名換張有德住在祥符縣南關離我有七里多路况且這人名叫張有德却是無德他本是人面獸心之輩口是心非之徒故而民婦罪怕這人難已招惹由恐燒紙引鬼因此不與他送信大人聞听張氏這一片言

詞包爺說這個有德他難道說他還不知道他堂弟死去柳氏說小民婦尚未回完當日小民婦過門以後這張有德他是三日一回五日一往常去的去到七里村梢看遇見他兄弟之日他弟兄喫酒叙談若是他兄弟不在家之日他是與我東講一黎西講一霸張家長李家短那日是民婦十分聽不過去是民婦說哥！別要胡說現今你兄弟不在家中哥！就不該座着才是哥！還要胡說混道再者俗言道得好誰家都有個大小婦女當時張有德說婦！不必如此說焉知是誰家大又是誰家的小呢大人請所這是什麼話是民婦對答了幾句他竟自是羞惱變成怒故而他數月之多未到我堂新進我貨即鬼死

去一七他又看視來他見張有道死去在靈前哭了幾聲完了他與小民婦說婦！不必傷了人死不能復生哭也是無益趁早出殯婦！你就搬到南關一全居住如柴米二字有為兄一面承當難道說咱們這佃樣的人家你還往那前走不成斷無此禮大人想這是他說的甚底話當下小民婦噉囉他几句難以存貼他竟在祥符縣刁告小民婦一狀幸虧縣太下清似水明如鏡將他打了廿板擡出衙外這如今想來此人他又在此刁告小民婦大人何不將張有德傳至堂代小民婦與他當面對公堂上柳氏說罷了一夕話這老爺口內無言暗自思村張有德他本是一個中庸輩若對詞兩個有德也說不過這婦人

思想之間。往下開言罷柳氏叫 我這里 派人揀驗你的夫君

柳氏說 大人只管請去驗看 有句話 是民婦言明要罷礼分

揀驗屍 如果有傷是民婦認罪 倘若 是死屍無傷罪歸何人

大人是 位大爵尊我不敢講 難道說 這有德平地生端畧事尋

包大人 在座位之上開言道 叫一聲 柳氏你听本爵對你云

如果是 屍身有傷是你的罪 若無傷 罪歸有德他悞賴好人

希氏說 如此吩咐到是公斷 求大人 罷民婦收監我听信音

這柳氏 雙泪交流悲声免痛 則見他 跪在公堂是泪分

叫一聲 我的天哪可苦死你 這其間 不是今生却是前因

細思想 天哪你造下俱是什麼罪 到而今 番尸倒骨可疼了人

你在那 陰間路上休罷我怨 這都是 你那全宗共祖張姓的人

自古道 夫妻好比同林鳥 到臨時 大限來時各自投林

我的天 今生在不能見你一面 你就是 斷了路免的无處尋

奴與你 是恩愛夫妻前生造定 抛的我 孤苦伶仃叫我靠誰人

叫一聲 天哪奴也催不得你 大料着 你也不知道我這處向誰云

他這裡 正自嗷、叨、悲声免慟 公堂上 大人開言叫一聲婦人

且說包大人在座上開言叫一聲柳氏你先回去等候着我這

里好派人前去揀驗你的夫君當下張柳氏他止住了悲慟跔

起身形說大人開言不將民婦入獄我就回到家中听大人人的的

這柳氏 跔起身形出衙外 包大人 起座退堂進了内宅

這大人 身在書齋 思想 他 柳氏的言詞仔細思
這婦人 口齒伶俐 非良善 能言會道 能罷禮排
若論那 有德生成人 忠厚 大料着 他也不敢來放刁至
這大人 正在書齋 思前後 忽听得 門上的長隨 扳進來
手捧着 書信一封 往上去 這包與 他恭恭敬敬 雙手抬
遞與了 大人把書 皮兒看 上寫着 了然禪師 特把人差
特令人 寄信來到 開封府 舉保個 年幼的書生 大有才
這老下 看了信上 來踪去路 忙吩咐 快把來人 請到書齋
包與他 連了答應 不敢怠慢 把一位 足智多謀的人 兒代進來
當下包與請進了這位先生 復姓公孫 單名一個 策字 本籍是

江左人氏 自幼攻書 滿腹經論 多有見識 只因會試 落科 羞歸
故里 流落他鄉 賣字為生 這日忽然 得病 就在相國寺內 養病
却是了然和尚 看見有奇才 故而特意 保舉 此人在開封府 作
一個主文的 刑名幕版 包下見了 來人 只見他生得 面如桃花
虎目俊眉 鼻直口方 頭代公子 巾看他身上 雖然藍綠 却穿的
是白袍 大人一觀此人 就知道 必有奇才 當下這位 公孫先生
與大人 行禮一畢 包下吩咐 看茶 命人看坐 先生謝坐 他賓主
叙些 個古至今之事 這位先生 是問一答十 當時大人 想到這
位先生 此人既蒙 了然僧的 舉荐 看來必有 飽學之才 我今未
完 七里村 這一段公案 其他領教 但看他的 見識 怎樣

書齋內 包爺想罷開言道 面對着 公孫他叫一聲先生
今日里 先生來得到也抄 有一件 奇巧的公案正不明
有一個 務農之人前來告狀 告的是 堂弟有道死尸不明
他弟婦 柳氏將他傳到案 這個人 牙齒伶便舌却能言
看婦人 現時守節穿着重孝 年紀兒 二十開外正是年輕
他住在 祥符縣管七里的路 他在那 七里村中有門庭
因此上 難變這事真真假 故此才 要領叫先生怎樣行
只見公孫策站起身形打了一躬說是大人但請安寧這件七
里村之事生員畧知一二當下包下問道先生何以得知公孫
策說大人在上當初生員只因落科不第羞歸故里在棚中賣
字為生這日天色過晚途中又無客店生員走至七里村的南
關那條路口有座五道廟當下生員投到廟中借宿這廟內是
師徒兩個僧人老僧人見生員借宿他是滿心歡喜說先生來
得正好貧僧今晚正要出去轉咒廟內無人看守正好相煩先
生在此看守片時之工我師徒去就去當下這兩個僧人去
轉咒去了生員在廟中掩門獨座見他二人去不多時急急的
回轉口中說道不好不好唬殺人也生員就問為何這等京說
那時節 生員一見開言問 但則見 師徒二人口不能言
老僧人 口中連說不好 這件事 若要說起唬殺了人
我二人 全到張家去篆咒 忽然的 一件公事真罕聞

只見那 唳嘆一聲棺材响 從裡面 坐起了個死屍的亡人
則見他 渾身上下流鮮血 七壳中 只見他流的血淋淋
那孝婦 急忙上前按住棺木 他用那 棉花站水洗血迹
我師徒 邁步如梭來的快 這押事 死的一定是被害人
當下公孫策說這事兒千真萬真故此說畧知一二當時包下
想到據我看來那婦人並非是賢良之輩又有公孫策這一者
言語想必是死尸不明當下就行一套文書到祥符縣速去驗
看這書剪斷結說文書行至祥符縣之官一見不敢怠慢立刻
代領着件作急到七里村張家開棺揀驗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四回完

